

To: \_\_\_\_\_

From: \_\_\_\_\_



王希翀◎著

# 童年



# 挥霍年代

王希翀◎著

新出图证（鄂）字 03 号  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  
挥霍年代 / 王希翀 著  
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354-7016-4

I. 挥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246836 号

责任编辑：刘碧芳 夏帆  
封面设计：异一设计

责任校对：陈琪  
责任印制：左怡 包秀洋

---

出版：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  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：027—87679360  
<http://www.cjlap.com>  
印刷：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：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6.25 插页：1 页  
版次：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字数：202 千字

---

定价：3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## 目 录

第一部 去他妈的爱情！ .....	1
第二部 生活就是欠债不还的痞子 .....	91
第三部 .....	247

**第一部**  
**去他妈的爱情！**



## (1) 序言

李文其看着天，天有点重，像个深沉的问题，他不明白，音乐会现场怎么会出现这种事。历史上想必都没什么人经历过吧。不知道的人或许会单纯觉得，他在那儿放空，一个哲学家说，年轻人就该多放空，所以，抬头看天本来就没意义。

试想，三年以后，和他一样尴尬的天空会不会有所不同？会不会还是一脸窘样儿，或许，从头到尾没整明白的压根儿就是这片沉着冷静的天，而不是他自己。

## (2) 主席的眼泪

“屌丝、蕾丝，都是我的缪斯！”

唰唰唰——

罗立绝对又在画啦，李文其凑过去一看，他那 MUJI 的速写本上，果真活脱脱浮出个狰狞的面目：



李文其还不知道画的谁，不过，从神态看，像是主席团的方大大。

“这人呐，白天里倒挺有个人样儿，一回家，就成虐待狂。丫们真是御宅的代表呐！”罗立咧开嘴，像个开裂的秸秆，随风得瑟。“哥们儿，跟你说，这份神往里，压着多少欲望啊。”说着，蹭了下李文其的胳膊，“喏，必须有个娇妻在家里等着，绝对领域，边儿搔首弄姿，边儿掀开抱枕，给你瞧那些玩意儿”。笔呢，跟着在方大大旁边描了个挤胸撩肩的御姐儿。



“你个变态！”李文其耳根子都红了，可这逃不过罗立的法眼。

“怎么着，兴奋了？赶明儿，哥们儿给你多画几幅！”

李文其白了他一眼，故作自然状。

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罗立和李文其，居然来看院里的职业规划设计大赛。这本是件新鲜事，这两人，一个是学校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，赢过一个省级的

音乐创编大赛，另一个在漫画界被誉为大神——年轻的大神们，往往诞生于脏乱差的环境里——一致被“院里”归档为异类，成绩很差，但是还没堕落到留级的程度。稍等，别这么妄下断论，如果撇开学术，站在平民的角度看，他俩还是院里的文化标签，是被误解的天才。今天他们顶着风口浪尖的争议，带着三分不正经、三分奚落、四分怀疑的态度，在前排就座，他们眼中的科学会堂，太破了，破桌破椅！破喉咙！

主席团呢？像一头头俯首帖耳的哈士奇，最哈士奇的那个，在罗立眼里得是仕途辉煌的方志德方大大了。黑色的西服套在他紧致的身上，很呸；他的眼神，一如既往气定神闲，很呸；他的谈吐，条分缕析一二三四，很呸；他粗短的手——如果用它来走个李斯特的华彩估计会累死——如今合成盖状，来表达掌控这层意思，很呸！

看到现在，十个稚嫩的年轻人已经向所有人展示过他们持续稚嫩的构想。罗立觉得没看头，眼瞅着总算熬到底了。他的光环够多了，也就是说，他早就开启他的职业生涯，向无数位漫画大师看齐，纠结在各种风格间、误入歧途、偷师学艺、劣迹模仿，现在算是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画风。在 X 网上，连载了自己的漫画故事，甚至在日本的 Jump 网上，贴张画也有上万个点击。他收到各地的邀约，让他设计人物立绘、设计抱枕图案。最近，一个大动作也埋伏在他的脑袋里……真正的职业规划应该在自己的闺房里完成，而不是什么讲台上，在讲台上讲的，那都是些成功人士，成功人士也是从他们乱七八糟的闺房里开始做梦的。

“嘿，是你那个初中同学吧！”

李文其的提醒，唤起了罗立的注意，现在是倒数第二个展示者，PPT 上也打上了“经济学院 06 级林响”。

和方大大不一样，林响在西服里有点尻，咧嘴笑的时候，明显失真。不过，着实端着一副真诚的热情。他是用那副尻样儿和爸妈给的钱，拐过多少失足少女啊！

“大家好，如您所愿，经济学院 06 级的林响，来到台前。他涉过千山万水，几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把远在美利坚的最高机密带到您面前。请您坐好，听仔细了，因为林响，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007 啊！”

“我去！丫这是要讲什么啊……”罗立开始转笔。

沉闷了快 90 分钟的会堂，突然有了活力。因为，大屏幕上刷刷飘来了林响的题目：我要做个商务间谍。

“庄子云，良贾深藏若虚。一个有头脑的企业家呢，一定要葆有他自己的商业秘密。可是，市场这玩意儿，其实并不在乎你有多少独门秘方，因为，一旦你有自己的秘方，你就会制造垄断。当今社会，竞争机制、自由贸易是市场主流，垄断，在我看来，必须得到有力的监管，可惜，这是政府行为，反应周期太慢。商业行为其实才是最立竿见影的。竞争者之间的商海战争，没有对错，成王败寇、由利所趋，所以，商务间谍们应运而生！”

.....

李文其有点儿多嘴：“够范儿哦！”

罗立没有睬他，说：“躺我上铺那会儿，丫天天躲在被里撸管儿。”

林响的演说会把他们带去哪儿？带去的地方应该比今晚那十个导航员展示的要美妙吧！林响讲商务间谍的目的，其实是在说，他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及时反映出前沿商务信息、更新头脑固有观念的企业家，听了一半好像是这个意思，他老爸做房产已经二十年了，够他模仿了。

这时，李文其乐了：“这题太扯了！”

“丫的，早知道回屋里画抱枕得了，爷刚琢磨着苍老师内底什么色呢，没劲儿。”

“你这个死宅。”李文其一副妊娠不适的模样。

话音刚落，礼堂里掌声响起来。见林响像片劣质席梦思里的弹簧，“嘣”地拱起身，罗立再也忍不住了：“嘿，这林响，什么时候学会伸脖子鞠躬了。”

“我说吧，他这个题，太限制级了。一般人也就听的份儿。”

罗立点点头，坐不住了。

这时，传来比赛主持，方志德主席深沉的声音，这声音配上一副老掉牙的话筒，对前排的人是百分百的折磨。

“现在，十二位同学已经全部展示完毕，请给评审老师们一点时间，今天的每一位选手都发挥得很出色，除了给我们呈现了他们非常精湛的规划，也启发了我们在座的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们……嗯…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生涯，开拓自己的事业！”

……

“学生会老这招，陈词滥调的。你说，泥轰国<sup>①</sup>的社团活动多有乐子啊……”正当罗立又要开启他的“泥轰”一言堂，李文其猛然凑近他说：“喂……你看，方志德是不是哭了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泥轰国：日语中“日本”的读音谐音为“泥轰”，动漫界常把日本国戏称为泥轰国。

### (3) 打算结婚的男人

花椒的桌面摆着一幅画，是罗立送的。

她常常一个人在寝室，吃喝拉撒，如果不是今天被海于斯叫出去，她会盯着那幅画的方向，放空一个下午。

她们是校话剧社光荣退休的老成员，绝对属相见恨晚、如影随形的闺蜜型。

外面的阳光很大，学校两边的梧桐树，像纸折过的，两人的对话，就在这轻飘飘的路上被抛来抛去，显得有点沉。

“一见面就觉得你跟贫血似的，怎么了？不是上周大姨妈刚过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我打算跟方分了。”

“我靠！这就对了，早说了他根本不适合你！”话一出口，花椒觉得自己怕是又上了没分寸的当了，轻吁口气说，“于斯，我对这个人没意见，只是有些时候，就是看不惯他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海于斯把头偏向了一边，两人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
“哭吧，哭出来会好些。”说着，就把于斯扶去藏在路边的一个条椅那。

“其实……他对我不错，只是，我在想，这是不是……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毕业，进他爸的单位，和他结婚，然后给他带孩子……”

“对啊，关键在于，你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乖宝宝，一个懂你的男人，是会尊重你的生活方式的。”

“……有句话，他说的没错，一个打算结婚的男人，和一个正在恋爱的男人

是不同的。”

“……”花椒想到了李文其，没想下去。

“所以，他不得不去考虑这么多。”

“可，可这并不代表他有理呀！他这么想，是在规定你的未来，很自私！”

于斯欲言又止，缓缓拿出手机，睫毛都湿润了。

“你看……刚刚发的。”

花椒凑近看，在于斯的拇指周围，手机屏幕起了一层雾，暖暖的，等雾散开，等那些话，慢慢凉透。

——我不想跟你谈什么理想中的爱情，这在这个社会真的不存在。宝贝，你马上要毕业了，应该培养责任心，我跟你爸妈交流过，他们希望你稳定，他们也很放心把你交给我。不要幼稚了，你会懂的。真正的感情不是享受，是“承受”！

——感觉你在控制我，你的控制欲总是这么强，你不知道，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吗？我想要我的生活，这不是一场角色扮演！我想要我自己的设定！

——短信说不清，等我再完，来找你！

——我不想见你！就这样吧。

——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！我现在在主持院里重要活动！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！不说了，我上台了。

花椒突然想到方志德在台上故作镇定、强压怒火的表情，就想笑。一面把手机还给海于斯，一面说：“这么悲壮，搞得像娜拉一样！”

“什么娜拉？”

“大二的时候，不记得了吗？易卜生的话剧《玩偶之家》？唉，岁月蹉跎啊……”

见海于斯有点恍惚，花椒没继续往下扯。

“好啦，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静一静，好好想想要不要这样委曲求全地生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跟包办婚姻一样！”

“你呢，怎么打算的？”

“我吗？暗恋并快乐着……”

## (4) 一只清新飘去的“银狐”

“嘿，你觉得他为什么哭啊？”

从科学会堂出来，李文其已经问了三遍了，也许，方志德“偶尔袒露的人味儿”要比林响的那个二等奖有意思得多。

“管丫的！没钓到妹子吧！”

“他有女朋友，好像在中文系。”

罗立有点冷，把帽衫的帽子撩头上后，手往袖口里一缩，打了个冷战：“嘿，哥们儿想起个段子，上回去广州住七天连锁，大晚上的，有人往门缝里塞卡片，私服的。叫什么佳人有约，卡片上，download 下来的萌妹子，外带什么清纯学生妹、性感丝袜 OL，上门服务！哥们儿垂涎欲滴，反正兜里还有点嫖资，赶紧着电话过去了。我擦，半小时后，门铃响了，我的那个心呀，百无聊赖、春心荡漾……结果，来了个中年嫂子滚丫的！！！哥们儿当时就热血沸腾了！”

李文其不知是被话里的哪股子狼狈劲儿给戳中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该！吃一堑长一智吧，援交什么的靠不住。”

“援交，擦，跟你讲讲援交是什么！”

罗立又开始一门子滚他的“Tokyo Hot”了，李文其也就三心二意地听，不知道七号楼跟音乐会有什么关系，每次看到这座红得跟抹过血的房子，就想到毕业音乐会的那些事。

“嘿，李文其，音乐会怎么样了？我要去看哦！”

一饥渴妹子飘过。

“李文其，下次排练，什么时候啊？”

一眼神会跳舞的饥渴妹子飘过。

妹子，妹子，各种妹子。罗立快要疯了。

“啧，跟哥们儿实话说，你都上过吗？”

李文其成红脸柿子了，“都是粉丝，别总往歪处想！”

“粉丝，一吸即入！下次把艳照留好，启发启发我的灵感呗！”

“咳，不跟你说了，对了，你想做的那个动漫，音乐部分，怎么样了？”李文其其实在想他自己的音乐会。

人家总说他会瞎玩儿，玩音乐，一个学经济的，玩音乐，这算是哪门子Bug啊。大一的时候，他自己搞了个民间乐队，里面是来自各个院系清一色的才艺妹妹，在某些人眼里，他真是乐此不疲。眼下，毕业风刮起，不管乐队以后解不解散，来个激情的回温还是很有必要的，没准、没准就在烈火中永生了呢？

“嗨！”

罗立一对儿像是代言眼药水儿广告的大眸子，瞬间华丽变成小兔眼儿。

李文其循声望去，前面斜凳子边坐着两人，好像是同年级的徐紫娇。还有一枚太闪亮的勋章啊，会是谁呢？李文其正搜罗着自己的美女记忆库。罗立就说：

“这么冷的天，坐榕树底下干吗？”

花椒有点焦躁，边起身边说：“关你什么事，李文其，你好！”

“哦，你好啊，紫娇？”

“切，她哪娇了？花椒才对，呛死爷了！”

李文其看着海于斯，心跳有点加快，因为，她像是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。

“哦，这是中文系06级的海于斯，我们一个话剧社团的！”